



那一场惊心动魄的爱，犹如一枝蓝色妖姬，
沁入你的心扉，久久不能释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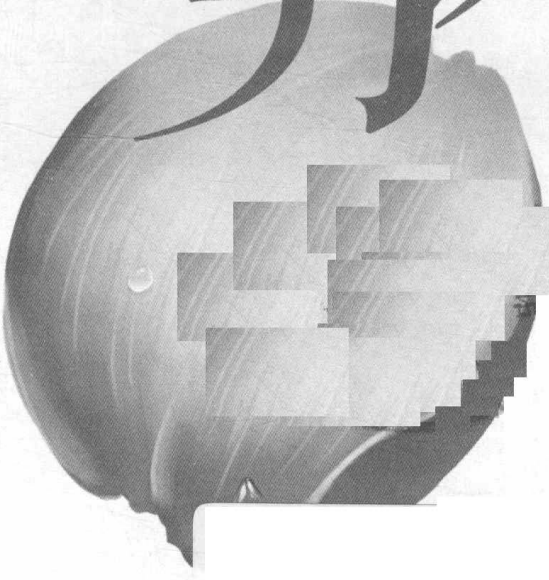
岩波 著

离婚男人

DIVOR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离婚人

DIVORCED MAN

岩波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离婚男人 / 岩波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015.9

ISBN 978-7-5502-6321-5

I . ①离… II . ①岩…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3151 号

离婚男人

著 者 | 岩 波

责任编辑 | 谢晗曦 王 巍

监 制 | 李广顺

项目经理 | 董玲君

装帧设计 | 胡椒设计

营销推广 | 周莹莹

出版发行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邮编 : 100088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 24

字 数 | 450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978-7-5502-6321-5

定 价 |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



献给所有离过婚的男人、所有想结婚的女人！

人物表

孙小妹【女五号】

『芭比娃娃』，外表娇气，内心精明，设备公司女业务员

叶纯【女四号】

风姿绰约，精打细算，南德销售公司副总，四十来岁

小梳【女三号】

大眼睛，小心眼儿，多情、固执，公司秘书，二十一岁

夏佳丽【女二号】

青春靓丽，一往无前，花店老板，二十五岁

杨凡【女一号】

小眼睛，爱生气，温柔贤惠，公司白领，二十八岁

侯京【男四号】

大手笔投资者，北京三维公司经理，三十多岁

孙大生【男三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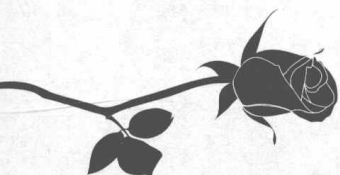
外号『孙大圣』，佳丽花店打工者，二十六岁

周大业【男二号】

大腹便便，老谋深算，企业老板，二十八岁

马特【男一号】

一表人才，富有才华，公司白领，二十八岁



小瓜、小花、麻脸、陌生人和其他人等。

县商场售货员，爱女心切，不讲方法，五十来岁

夏佳丽母亲

县人武部部长，气宇轩昂，大人大量，五十来岁

夏佳丽父亲

餐馆老板娘，斤斤计较，气量狭小，五十来岁

小梳母亲

小学教师，后餐馆老板，颇有心计，五十来岁

小梳父亲

退休在家，温婉敦厚，爱子心切，不惜代价，五十多岁

马特母亲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露骨躁动 /1

第二章 小试牛刀 /19

第三章 家长苦心 /42

第四章 苦恋的心 /60

第五章 品性实证 /80

第六章 心猿意马 /99

第七章 斤斤计较 /118

第八章 员工互助 /136

第九章 追款追款 /155

第十章 明察暗访 /173

第十一章 见岳父去 /191

第十二章 关系暧昧 /209

第十三章 深度接触 /227

第十四章 矜持一点 /246

第十五章 市场营销 /265

第十六章 谁近谁远 /283

第十七章 重任在肩 /300

第十八章 策划出书 /317

第十九章 谁来投资 /335

第二十章 大获全胜 /352

第一章

露骨躁动

在区民政局门口，两个已经办完离婚手续的年轻男女还在唇枪舌剑。

“你连我这样贤惠的女人都合不来，恐怕你这辈子再也找不来合适的女人了！”

“你怎么知道？你说你贤惠，还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谁王婆卖瓜？这一年多我都是怎么伺候你来着？哦，只许我伺候你，数落你两句你就受不得，难道让我做受气蝻子小媳妇？”

“咱们已经办完手续了，不要再吵了好不好？”

“只要你还在我眼前晃动我就要吵，就要吵！就要吵！吵死你！”

马特捂着耳朵四处张望，突然对着一辆等客的出租车飞跑而去，把还没吵够的“前妻”撂在马路边了。但“前妻”并没算完，远远地对着出租车叫道：“马特，三年之内，你如果找到像我这么好的老婆我就扎地沟死去！”

.....

现在两年已经过去了，前妻的毒誓言犹在耳。

一个离婚男人的心思显然是极其复杂的。而一个年轻的离婚男人的心思又是极其活跃的。马特在体验了空阔的失落感以后，突然悟出：眼下他最需要的是女人。不是乱七八糟的女人，而是贴心的女人。最直接的反应就是看到哪个年轻女人在心里做一番掂量——这个人做自己的老婆是否合适？而如果这个女人还算出挑，便猜想她在厨房是否巧手？为人处事是否随和？会不会天天和自己吵架、抬杠？

在五月的北京长安街上，风和日丽，一个二十八九岁、身高一米七五、一表人才的小伙子在东瞧西看，信步徜徉。他时而掏出手机摆弄一阵，时而把目光盯在过路的行人身上。他就是因为“京漂”而闹了离婚的年轻人——马特。当走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他想走过金水桥进故宫看看，这时手机铃声忽然响起，他看了一眼手机上反映的数字，感觉十分陌生，但还是按了接听键，然后把手机放在耳朵边：“你好！请问哪位？”

“猜猜看，考考你的听力！”回话的声音有些弱，显得十分遥远，而且还有沙沙的杂音。

没错，这声音来自遥远的彩云之南。在明丽的阳光下，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

胖子正在打手机，他的身后是葱茏的绿树和远处起伏的山脉。

“别卖关子了，我猜不出你是谁。”

“耳朵太拙！我问你，还在北京三维公司穷凑合呐？”

“你究竟是哪位？”

“嗨，哥们儿，你还没听出来我是谁？”

“你是周大业？”

“没错，嗨，哥们儿，到我这来吧——金钱、美女、鲜花，随便你折腾！”

“去你的，我还想多活两年呐！”

“哥们儿，我在北京干过，我知道北京，凡是像点样的公司，人际关系都特复杂，快跳槽跟哥们儿一起来发财吧！”

“发财？你难道在倒腾白粉？”

“咱弄那玩意儿干吗？有的是赚钱道儿！”

马特抬眼看着车流、人流，稍稍有些松动：“你那是什么鸟企业？年薪多少？”

“咱玩儿高岭土，做瓷砖卖，年薪十万，干得好随时给活钱。”

“应该上不封顶，为嘛年薪才十万？”

“这个好商量，只要你来了，你就做一半的主。”

“真的假的？”

“我有必要骗你吗？”

马特看着不远处的天安门城楼、华表、金水桥。身边拥挤的汽车流悄然慢了下来，堵车了。

马特微微一笑。几年前，周大业在大学里是学生艺术团吉他手，也跳街舞。马特报幕，兼打鼓。那时候马特就知道周大业特能折腾，特能喝啤酒，还和比他大几岁的艺术团留校女老师搞到一起，爱得如火如荼。最后怎么分的手不得而知。据说毕业后周大业像下跳棋一样跳了无数单位，最后竟然跳到了大西南，云南的曲靖，票子似乎挣了一些，老婆却还无影无踪。

“嗨，哥们儿，老婆问题怎样了？眼看就奔‘而立’了，怎么也得摩挲一个不是？”

周大业哈哈大笑：“你还说我，你老婆呢？还不是鸡飞蛋打了？”

“咱俩性质可不一样，我都有儿子了，我每月要给儿子五百抚养费呢！”

周大业又是大笑：“你甭骗我，我早调查清楚了，你那儿子还不知道在谁腿肚子里转腰子呢！我这里美女如云，你如果急着要儿子，随便摩挲一个做老婆都

很棒！”

“云南真有这么大吸引力？偏僻闭塞，远离首都，看不到大海，吃不到海鲜，而‘五一’以前吃琵琶虾，‘十一’以前吃螃蟹，是我的最爱，到了那里往哪找海鲜去？”

“哥们，别只想着吃，这两天待在公司别动，我有个美女小妹去北京办事，顺便找你。”

“漂亮吗？”

周大业嗤嗤笑：“那当然！”

马特也扑哧一笑：“好吧，那我就等着。”

马特在北京‘漂’着，其实他是天津人。只是因为天津离北京很近，只有120千米，坐城际列车只需要30分钟，来往十分方便，所以马特的打工地址首选了北京。而此时在天津的母亲正为他的婚事急得抓耳挠腮。来串门的陈阿姨正一个劲儿地安慰她。屋里陈设不是太讲究，但也不错，客厅里除了成套的布艺沙发，一个一米二的里面游着金龙鱼的大鱼缸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是马特为家里做的贡献，还有一台国产彩色宽屏液晶电视机。为什么没买进口的，马特还曾经有一番说辞，他说：机器不管是中国牌子还是外国牌子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因为机器内部主板、芯片、面板就是从国外那几家公司采购的，然后外面套个壳子、贴个牌子，就算有区别也就是壳子的质量问题了，为什么不买价格合适的国产的呢？在液晶电视的上方墙上，挂着老两口和马特的彩色合影。

“我家马特什么都好，就是脾气太倔，不然也不会离婚。”

陈阿姨呷了一口浓茶，看了一眼墙上的照片，照片上马特的小平头根根发丝都直立着：“你马特是独生子女，人家姑娘也是独生子女，而且在家里都娇惯着呢！你太倔了怎么能过到一块儿呢？你家马特必须吸取教训！当然，作为咱们老一辈儿，如果再帮马特找对象就得想办法找性格随和的姑娘，否则还是过不到一块儿。”

“对，你就朝这个方向努力吧！”

“我妹妹的女儿小雯性格就随和，大学毕业三年了，还没对象，在一家出版公司做策划编辑，没黑没白地工作。不知道找到对象没有。”

“小雯长相好看吗？马特这孩子可挑长相呢！”

“小雯长相不错，特别像李冰冰。”

“真的？赶紧安排他们见一面吧？”

陈阿姨有些笨拙地打开自己的手机，把里面的一张照片调出来，让马特母亲看。马特母亲戴上老花镜十分认真地看了又看，然后点头表示认可。马特母亲转



头从桌子上拿过一本书递给陈阿姨。陈阿姨看着书的封面：“《话说市场营销》，你家马特写的？”

“没错，两个人一个当作家写书，一个当编辑出书，志同道合啊！”

“真是的，一会儿我就给我妹妹打电话。”

马特母亲听了心花怒放，急忙给陈阿姨添茶。

在北京的中关村，一座气势泱泱的写字楼，楼下门楣上镶嵌着几个大字“北京三维公司”。此时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风度翩翩的女人走进公司，深蓝色西服套装，脖颈翻出白领，央视鞠萍式头发，小臂挎着皮包，腰身窈窕，娉娉婷婷，精神抖擞。她信步上楼，在楼道里找到经理室，敲门。屋里传出声音：“请进！”女人推门进去，嫣然一笑，然后走上几步，与老板台后面的经理侯京握手，然后在沙发上坐下。

门外，楼道里十分安静，约莫半个小时以后，女人告辞出来，挨个看门上的标牌，找到“办公室”，便轻轻敲了几下。马特从屋里迎出来。马特有些纳罕地看着女人问：“找我吗？”

女人翻了一下眼睛：“你是马特？”

“我是。”

“我是杨凡，周大业派我来找你的。”

马特上下打量杨凡，表情惊讶：“周大业说是来一位小妹的。”

“我老了吗？”

马特一边请杨凡进屋在沙发上坐下，拿过一个纸杯给杨凡接矿泉水，一边偷偷地打量着杨凡，见她腰身苗条，皮肤白净，但是眼睛非常细小。马特摇摇脑袋。他便睨视杨凡敞开的衣领，雪白的脖颈下是一串白色珍珠，把水杯递给杨凡时，顺便又看了杨凡西服裙下修长的小腿和瘦削的两脚。杨凡喝了一口水：“干吗？色眯眯的？”

“我小学有个同学叫杨萍萍，长得特像你。”

“我就是杨萍萍，前几年刚改了名字。”

“啊？我说呢！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云转，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

“凑合吧，我一直在打听你的下落，可是，一直没有结果，想不到，通过周大业却找到了你。”

“小时候你的眼睛就长得非常‘有特点’，这么多年过来了也没有变化，常言说‘女大十八变’，可是这句话在你身上不灵验。”

“干吗干吗？寒碜我呐？刚一见面就出言不逊？”

“你找我干什么？不会是搞对象吧？”

“是，又怎么样？难道我眼睛小就配不上你吗？你没听说过‘眼大无神’‘眼小聚光’吗？而且还不爱迷眼呢！”

“先别提配不配得上，就冲你这么看得起我，走，我请你吃烤鸭去。”

“吃什么烤鸭，好不容易回来一次，我要吃海鲜。”

“就听你的。”

马特便拥起杨凡往外走。趁杨凡不注意，马特掏了一下口袋，只有两张一百元的票子。他无奈地嘬了一下牙花子。

出了写字楼，拐了一个弯儿，他们来到一家海鲜馆，却见大厅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马特和杨凡挤着在角落里找了座位。马特招手叫来服务员，如此这般做了交代。然后安心坐着等菜。

杨凡从手包里拿出两张餐巾纸，一张递给马特，一张自己用来擦椅子，马特却大大咧咧地一屁股坐下了，根本没擦，却掏出烟来抽烟。杨凡说：“临来的时候周大业送我一本书——《话说市场营销》，我一看，是马特写的，当时我就想，是不是我们小学那个马特呢？再看照片，也非常像。当时我就告诉周大业说，这本书的作者是咱们同学。在飞机上我翻阅了一下，感觉……”

“别吞吞吐吐的，感觉怎么样？”

“一般吧。”

“嗨，你的标准还挺高，那是我好几年营销经历的总结呢。”

“不过，写得很真诚，一副掏心窝子的架势。”

“谢谢夸奖，一般般啦。干营销好几年，总是有些体会不是？你现在改成什么名字了？”

“不是告诉过你吗？”

“我没记住。”

“杨凡，木易杨，平凡的凡。”

“什么鬼名字，太一般化了，简直让人记不住！”

杨凡眨眨眼：“你为什么叫马特？”

“嗨，你没看过《列宁在十月》？”

“哪个年代的电影？没听说过。”

“我爸年轻的时候这个电影正火，里面的卫队长叫马特维耶夫，很英勇，给我爸留下了深刻印象，生我的时候便突发奇想，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

“我的名字没这么复杂，我就是想和你对应，你叫奇特，我就叫平凡。这叫

相反相成。”

马特摇摇脑袋，把目光直勾勾仍旧盯在杨凡胸脯上，杨凡便把胸前衣襟扯了一下，说：“我听周大业说你离了，便不禁浮想联翩。据我所知，离婚男人有这么几种类型：一、酗酒型，平时爱喝个小酒，喝完酒就打老婆，酒醒了再赔礼道歉，有一天老婆终于忍无可忍了，只好炒他的鱿鱼；二、好赌型，不管家里的钱是孩子的学费还是一家人的口粮，抑或是父母的医药费，偷了就拿出来送到赌桌上，明智的女人必然会赶紧离开，免得老背一身的赌债；三、忘恩负义型，生活艰难时与老婆共同奋斗，刚刚有点钱就换掉糟糠之妻，这样的男人最不可信；四、无能型，老实巴交，但没有能力，还见不得老婆比他强，嫉妒猜疑，累！五、好吃懒做型，一般有个不错的外表，还往往是净身出户，专把眼睛盯在有钱女人身上。此外，还有花心型，家庭之外的女友换了一个又一个；还有网恋和微信型，专门在网上、微信上忽悠女孩，见面，开房，就是一动物……”

“行了行了，你说的这些都与我对不上。我们主要是性格差异太大，不能互相包容。”

“谁知道呢！”杨凡撇了撇嘴，从口袋掏出一个卡片递给马特。马特一看，见上面印着“云南十八怪”，便读起来。

“一、火车没有汽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二、小和尚也可以谈恋爱；三、鸡蛋串着卖；四、石头长在云天外；五、粑粑叫饵块；六、青菜叫苦菜；七、竹筒当烟袋；八、草帽当锅盖；九、东边下雨西边晒；十、十八的姑娘叫老太；十一、姑娘四季把花戴；十二、双手可以当碗筷；十三、脚趾四季露在外；十四、石头当瓦盖；十五、背着孩子谈恋爱；十六、四个老鼠一麻袋；十七、三个蚊子一盘菜；十八、服装四季同穿戴。——这就是云南？”

“嗯。对你有吸引力吗？”

“这也没什么稀奇的！”

“你想要什么稀奇？”

“比如走婚呀，试婚呀，闪婚呀什么的。”

“狗嘴吐不出象牙，你和周大业是一丘之貉！”

马特坏笑。菜上来了，一碟螃蟹，一碟琵琶虾，马特请杨凡为一个硬币大小的螃蟹剪彩。杨凡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你怎么点了这么小的螃蟹？囊中羞涩吗？”

“你老外吧？蒸羊羔、烤乳猪、炖雏鸽，不都是小的更贵！”

“你才老外，螃蟹恰恰相反！”

这时两扎鲜啤送了上来。马特把一扎推到杨凡跟前。

“我早听大业说了，你是海量，来，干！”

杨凡没举杯，却又变戏法一样掏出两张火车票递给马特，马特接过来一看，北京西至曲靖，硬卧，床号挨着。

“我还没同意去云南，怎么连火车票都买了？”

就在他们吃饭的当口，在云南曲靖的一片厂区内，胖子周大业正背着手踱来踱去，自言自语：“杨凡神通广大，但马特非常固执，杨凡能不能把马特挖来呢？”

在厂区外，一个穿淡蓝色工作服的小伙子截住另一个穿工作服的盘着头的少数民族姑娘。小伙子说：“小花，你今晚有时间吗？”

“小瓜，你别在工作时间追着我，让领导看见该说我们不务正业了。”

“就说几句话还不行？”

“下了班再说就不行吗？”

“好吧，下了班你要不让我亲你，我就揍你。”

“你敢！现在公司马上就要从北京调来一个助理了，这个人非常厉害，是专门来云南帮着周大业管理企业的。”

“他管企业也管不着我搞对象不是？”

“我还没同意和你搞对象呢！”

小花走进厂院，往大车间里走，小瓜紧紧跟随着。车间里，长长的流水线正常运转着，一个技术员在巡视流水线。流水线的终端，一群姑娘正在工作，有的在接线上的瓷砖，然后分检，把好的装进身边的纸箱，把有毛病的瓷砖噼里啪啦地扔进身边的一个竹筐里，另有姑娘在手脚麻利地装箱打包，还有姑娘推来小车把纸箱拉走，拉到车间一侧的成品库，卸车，把盛着瓷砖的纸箱码成垛。码垛不是轻活儿，码垛的姑娘们脸上一直挂着晶莹的汗珠。小花走过去帮着码垛的姑娘干活。小瓜走上前去拦住小花，替小花干。小花转身走到另一边，继续干活。小瓜再次走过去拦住她，替她干。小花再走，小瓜干脆追过去挡在小花面前。小花眉头紧皱：“你想干什么？”

“你不答应我就不让你干活！”

“你让我答应什么？”

“答应和我搞对象。”

“我得想想。这种事哪有强迫的？”

“男女交往总要有的一方是主动的对不对？”

“可是，那也不能强人所难啊？”



这时，周大业远远地走过来了。小瓜发现了周大业，急忙拉着小花藏到产品垛后面。

“小花，我不跟你多啰唆了，反正下班以后我会来找你！”

小瓜说完，就离开了小花，小花继续和姑娘们干活了。小瓜斜眼瞟着周大业，然后悄悄地溜走了。周大业因为在巡视流水线，所以没发现小瓜。

在北京的海鲜馆里，杨凡伸手端起啤酒，把玻璃扎在唇边一挨，便放下来，然后虎视眈眈地盯着马特。马特撇了一下嘴：“我脸上有花？”

“我在猜度你的心思。云南周大业那边急着去一个得力的管理人员，你是理想人选。”

“唉，我现在心思不整。我告诉你好了，我刚离婚不久，正为婚姻的失败而气馁。这件事让我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力，整日里不停受着煎熬，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杨凡扑哧一笑，似在嘲讽。

“你别笑，我的心思没人理解。”

杨凡把嘴一撇：“你的情况周大业早对我说得一清二楚，你这种人应该经历一下挫折！”

“嗨，你不同情我？”

“不同情！”

“那你请便吧！”

杨凡直视着马特不动声色。马特观察杨凡的脸色，不得要领。他想起周大业在手机里说的，杨凡因为“口儿高”，至今还没结婚。而这个年龄的女人在求偶方面都很被动，都是“不到火候不揭锅”。那么，他该不该主动烧这把火？找这样的女人做老婆合不合适？他兀自端起酒扎呷了一口。就听杨凡嘎吧一声，咬碎一个螃蟹，没嚼两下，便吐出来，吃惊地看着马特。

“根本没肉，你就拿这个待客？”

“走得急，兜里钱不多。”

“你就是说本来就穷，我也信。”

“跟周大业比，我肯定算穷人。”

“那让你找他去你还不想去？”

“我已经打下一方天地，不想轻易跳槽。”

“我已经帮你把这个公司的关系了断了，你不要幻想还留下去了。”